

崢嶸歲月話稅警

●張子勤

中國稅警團創立於一九三〇年，全名為「財政部緝私處稅務警察總團」。

初創時，總團長為溫應星，下轄

三個團，第一團團長趙君邁，第二團

團長古鼎華，第三團團長張遠南，就

是家父。家父是宋子文的妻舅，宋也

就是我的姑父。我們張家祖籍江西九

江人，父親南京金陵中學畢業後，升

入金陵大學政經系，讀到三年級時投

筆從戎，考取江西省公費赴日本留學

，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工兵科。同級

同學有王民寧（前台灣省警務處長）

、游彌堅（前台北市長）、蘇韶文、

羅廣文（前兵團司令，兵敗川陝被俘

）、李立柏（前警總副總司令）、鈕先銘等人。

挪用庚款創辦稅警

父親回國後，先在東北軍及兩廣部隊任連營長，後任第四軍張發奎的

參謀處長，張之綽號叫「山大王」，

張大王作風強悍，帶兵沒有什麼章法

，全憑意氣直覺，有一次在粵北從化

前線與中央軍蔣蔡兩師對壘，戰況不

利，要全線後撤，父親正在安排部隊

撤退時，忽奉總部命令，要再頂十分

鐘，原因是軍長的燉雞尚未熟，不便

攜帶云。

第四軍號稱鐵軍，北伐抗戰，功勛卓著，歷任軍長有張發奎、鄧龍光

、吳奇偉、李漢魂、張德能等人，其

中最倒霉的要算張德能，二次長沙會

戰時擅自常德撤守，以致衡陽門戶洞

開。蔣中正委員長聞報異常震怒，把

張押到重慶，軍法審判，處死刑。張

辯稱是接到第九戰區司令之電令撤退

，但無手令，雖經保定、黃埔之粵籍

將領力保無效，終遭槍決。軍法可重

可輕，幸與不幸，皆天意也。

一九二九年夏，父親與宋子文、

張學良、溫應星（前聯勤總司令溫哈

熊之令尊）、王賡（清華大學留美預

備班畢業，在美國獲得學位後，再進西點軍校，全班第二名畢業，回國曾任哈爾濱警察局長、稅警總團副團長，乃妻陸小曼為當時全國四大美人之一，後來改嫁好友徐志摩，婚禮時王親往道賀並祝新人婚姻美滿，消息傳出，轟動全國一時成為佳話等，著手籌建稅警團，財源是來自庚子賠款的美國部分，理由是中國鹽匪猖獗，每年鹽稅損失至鉅，（鹽稅大部分是作庚子賠款償還之用），建議美國，將部分賠款成立一支稅務警力，專為緝查私梟及看守鹽場之用，如此稅收增加，還款也會加速，經與美國財政部長史汀生數度商討，終獲同意，由美國出資，成立了稅警團。一切人事、建制、指揮、薪餉皆不屬軍委會，而隸財政部，由宋子文總其成。蔣委員長一向是「軍政」獨掌，不許第三者染指，特別是「軍」更視之為禁

嚮，此次能欣然同意，自有他的如意算盤，欲借老美之力，打造一支最現代化之勁旅，明為剿鹽匪，實則一旦有事，即為我用，並特別囑咐宋子文將裝備及人員搞得愈精良愈好，宋興奮異常，即電召父親前往秘談數次，宋很感慨地說：「財政部雖握有財政大權，但各地軍隊逼糧逼餉，無日無之，如果財政部有了自己的軍隊，那就好辦了。」父親聽了宋的幾次談話，深覺宋有貳心，一朝羽翼已豐，再加上老美的撐腰，可能與蔣一分庭抗禮」，總之，在三方面爾虞我詐下，稅警團就這樣誕生了。

招來官兵訓練嚴格

稅警總團先成立於上海，下轄三個團，共一萬三千人。任命溫應星將軍為總團長及轄下的三位團長：第一團趙君邁、第二團古鼎華、第三團張遠南，（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滬戰役後才有四、五、六團之成立）並聘有德國總顧問史坦里少將，另有德美籍顧問各四人協助訓練，史坦里是德國

山地師師長，專精小部隊戰術，亦即以伍長（士官長）為主的十五至廿人的小部隊，配有自動步槍、輕重機槍、六〇砲、盒子砲、無線電短距離通訊設備等，一旦佔得有利地形後，可單獨作戰，各小組又可互相火力支援，故敵人雖有營、連之眾，亦難越雷池。蔣緯國將軍生前最推崇這種戰術，因渠在德國留學時曾在山地師服務，對伍長戰術深有印象。

蔣緯國為一標準軍人，身著艾森豪式短夾克，配戴裝甲兵臂章、馬褲、馬靴、手持馬鞭、立於坦克車旁，這恐怕是他生前最得意的一張照片。坊間有一傳說：夫人因老總統逝世後赴美久居，緯國穿著筆挺軍常服勛獎齊全前來送行，夫人說：「儂怎麼穿起軍裝來？」緯國笑道：「這是我最後一次穿軍服，特來給媽媽看，因為我下月要退役了！」恰巧經國先生也前來向夫人請安，夫人順口就問：「儂阿弟穿軍裝蠻漂亮格，為啥要伊退

役啦？」經國忙說：「沒有、沒有，我們今後還有要職借重他！」夫人離台後，緯國即調任聯勤總司令，據說這是經名手指點的，既自然，又直接，是高招也。

稅警團在上海近郊設有稅警團官佐講習所，另設有士官訓練營，由第三團副團長孫立人主其事，所有招來之士官兵，皆須受為期六個月之訓練，如果術科、學科，有一項考試不及格即無法錄取，學科中尤重英文，因為很多機械、槍械、槍砲之原廠說明皆用英文，雖係德製軍品，亦附有英文解說，如不懂英文，即無法使用也。

、相貌端正、無殘疾者，體檢標準為引體向上單槓十次，伏地挺身十次，跑、跳都有規定標準，稅警團成員後來的矯健身手，都拜此高門檻之賜。另外稅警團創辦人還有一條一致決策，就是對中央軍校學生，錄取從嚴，因軍校學生黨性很強，不易溶入其他團體，為了確保稅警血統之純正（美、德之優點），祇得如此過濾，聽起來很不公平，但當時的情勢如此，因美國之堅持，不得不委曲求全也。

選才挑剔仍然熱門

稅警團既然對錄取官兵之如此挑剔，而想參加的人卻趨之若鶩，它的魅力何在呢？

第一是直屬財政部，從不欠薪欠糧，不似一般軍隊的所謂「國難薪」（七折八扣），部隊長因待遇優渥，無須吃空缺。

第二制服方面，官長一律馬褲呢的制服（俗稱將校呢），夏天為凡立

丁嗶吱，武裝帶、束腰寬皮帶、馬褲、馬靴，穿起來英俊挺拔，完全是軍人氣概！孫立人將軍後來官至上將總司令，仍未能忘情於馬靴，每次下部隊校閱或演習，都會看到他腳蹬的馬靴，顯得特別威嚴。

士兵制服由財政部統籌辦理，特約被服廠專門縫製，質料做工，力求舒適合身，長褲車出中線道，顯得特別筆直有勁。外出一律黑皮鞋，布鞋、草鞋、膠鞋皆禁止。不像其他部隊的士兵，衣衫襤褸，活像爛鹹菜，走路來拖拖拉拉，所謂叫花子兵，為老百姓所看不起。

下面是稅警團官兵薪餉一覽表：

（一九三〇年）

五直中將月薪大洋四百元，少將三百二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少校一百三十五元，上尉八十元，中尉六十元，少尉四十二元，准尉三十二元，上士二十元，中士十六元，下士十四元，上等兵十二元，

一等兵十一元，士兵伙食津貼四·五元，士官長加給費二十元。

總團長每月特支費一萬元，團長貳仟元、營長一仟元，團長及特種兵科營長皆保證用車，即後來之汽車集用場（MOTOR POOL），戰時各主管皆配有戰馬，馬術亦為稅警團官長之必修課。民國二十年大洋很經用，一桌上好的酒席不過廿元，佣人月薪七元至十元，如此待遇，如此裝備，如此前景，吸引不少優秀軍官來投效，中央軍校七期至十期的少、中尉，都紛紛投考稅警團，但要通過訓練營主任孫立人一關，很不容易，成績差的當面開銷，即請回府，餘下的學科也不必考了。成績勉強的，要等甄試委員會決定。孫立人留美多年，有很重的洋脾氣，一看見八行書介紹信，即火冒三丈。當時有一雅號叫「孫二通」，說他上通中文，下通英文，就是不通人情，後來戍守金門之兵團司令李良榮亦有此雅號。

閱兵大典轟動滬濱

稅警團成立之閱兵大典在淞江舉行，請看當時申報記者李琳之報導：稅警總團本日上午十時在淞江駐地訓練營，舉行成立典禮並閱兵。八時不到，閱兵場四周已是萬頭鑽動，居民扶老攜幼，把偌大淞江，擠得水洩不通，一日麗風和，全城若醉。「這是當日最好的寫照。由稅警總團團長溫應星中將任大閱官，來賓有上海市市長吳鐵城，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中將，副司令王賡少將，總顧問史坦里少將等人，受閱官兵為稅警第三、六、九營，及步、騎、砲、特種工兵營、通訊營、鼓號樂隊等，閱兵指揮官為稅警第三團團長張遠南上校，分列式完畢後，張團長躍馬橫刀，疾馳至司令台下行撇刀禮，恭請大閱官訓話。大閱官答禮後略謂：「今天是稅警總團成立的大好日子，剛剛看到各位在分列式中，步伐整齊，精神飽滿，不

久以前又獲得全國實戰演習第一名，那是你們六個月鍛鍊之成果，錚錚身手，已成重器。可喜可賀，今後各位將分發到全國稅警之駐地服務，希望毋忘所訓，謹遵所囑，發揚稅警勇敢正直之精神，成為中國新陸軍之楷模。」

稅警團閱兵一事，轟動遐邇，令人對一身勁裝的新稅警，刮目相看。消息傳到委員長處：「稅警團裝備精良，軍容甚盛，長此以往，恐非國家之福。」委員長笑笑說：「知道了」又有誰知道他肚子裡的密圈呢？事後從地圖上看，發現稅警團駐地附近有中央的甲種師，長相左右，中央軍本是守土有責的國防軍，而稅警團卻是專為剿鹽匪而設的，兩者性質不同，而駐地卻很近，是巧合嗎？其實是中央關心稅警，謹防「意外」罷了。

稅警團的武器裝備，皆購自德美兩國，其先進程度令海關瞠目，最厲害的是一個裝備德國克魯伯兵工廠波

弗斯山砲的砲兵營，後被第五軍杜聿明之砲兵指揮官彭孟緝（前參謀總長）借去，由於射擊準確，故障率低，馬拉、車拖皆可，憑此利器，崑崙關一役，擊斃日寇旅團長中村正雄（相當於我國之師長），力克崑崙關，打了我軍轉守為攻之第一次大勝仗。

祇有機槍及機關砲，專為封鎖道路和戰地交通用，其他精品如美式擲彈筒、菠蘿形美式拉環手榴彈，2B26型捷克輕機槍，兩套槍管馬克沁重機槍（陣前可以換管）世界頂級的七·六三毫米之毛瑟M1932手槍，官長、伍長都配帶。

淞滬戰役英勇善戰

見的。之後，稅警團劃歸來滬增援的張治中第五軍指揮，稅警團改編成獨立旅，仍由溫應星將軍任旅長。隨後又有第四、五團之成立，由第三團副團長孫立人升任第四團上校團長，八一三滬戰再起，孫率部奮戰，於蘊藻濱衝鋒時為敵手榴彈炸成重傷，急送法國醫院救治，再轉送香港養和醫院療傷，半年始癒，返回武漢，重整稅警團。歸隊人數約有八千人，成為以後新卅八師之骨幹，也是揚威印緬戰場新一軍的前身，名將如賈幼慧（前陸軍副總司令）、洪士奇、唐守治、齊學啟等皆出自稅警團。

稅警團的軍購，到上海後，直入專用倉庫，有重兵守庫，上海警備總部的游查小組（便衣）五人想強入查看為稅警阻止，起了言語衝突，即為稅警當場繳械並押赴上海警總，熊式輝聞訊大怒，一直鬧到宋子文部長處，最後不了了之。我父親曾說：因稅警堅守財政部之命令，不畏強橫，初試啼聲，傳令嘉獎。但軍人失械，對方視為奇恥大辱，為息事寧人，稅警團修械所將繳獲之手槍重新翻造光亮如新，送回警總，對方總算掙回面子。經此事件後，上海治安當局始知天外有天，稅警團的人是不好惹的。不久，稅警團另外又買了一營輕坦克，

一二八淞滬戰役，稅警團奉命與十九路軍共同扼守虹口閘北、陽行、月浦、真茹、淞江一線，日軍幾度搶攻虹口、閘北，中國軍隊的武器犀利，作戰英勇，大出日軍所料，一再增兵，始終未能突破此一防線，戰鬥中稅警平日操練最勤之伍長戰術，發揮得淋漓盡致，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又名高佬蔡），對父親說：「我要有你一半的訓練和裝備就好了。」

一二八停戰後，清理戰場，日軍遺屍二千七百餘具，我軍（稅警團）之損失僅及其半，這是抗日戰中極罕

該團併歸中央後，由黃杰指揮，終於應了蔣委員長的話：「老美出錢，終為我用了。」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幾個月，稅警團的第一階段任務已了，且已成為抗日部隊，父親和宋子文一起離開稅警團（宋改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父親改調南京參謀本部訓練總

何大將心有千千結

監部，在賀國光中將領導下擔任，訓練組組長並晉階少將），移交時由軍政部派員監交，名單、庫存帳冊，皆須由部長何應欽過目，由於稅警團之超級裝備，外面傳言頗多，何看了這些國軍從未見過的武器，開玩笑的對父親說：

「張團長，你們搞了這麼多的寶貝，難道要造反嗎？」隨後又和父親眨眨眼：「如果有什麼好事，可別忘了你們士官的老大哥啊！」何應欽由日本士官畢業，回國任雲南講武堂教官，軍事廳廳長，以後成了著名的貴州四旅長之一。西安事變，何力主用飛機轟炸張學良的叛軍，名為戡亂，實則對蔣的安危不利，經由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等人極力反對未果，蔣脫險歸來，對何始終冷淡，雖位居要津，卻未能再握兵權，士官同學對何亦有怨言，說何在有實權時未能培植出土官系，和黃埔對抗，而反以黃埔老師自居。

到台灣後，父親碰到時為海軍總司令的老友桂永清將軍，桂以前是教導總隊總隊長，稅警團的部分兵源亦有來自教導總隊，故彼此很熟悉。當時就力邀家父到海軍幫忙，出任海軍服務總社少將總幹事，因此我們全家就遷居左營。何應欽、白崇禧、陳啟川（高雄巿市長）都愛狩獵，常約父親到高雄壽山獵野麝，有一次白、陳

二人先行下山，剩下何與父親，兩人無所不談。講到士官同學皆星散各地，無甚聯繫，何感喟地說：「除了黃埔同學會外，其他軍事院校同學會一律解散，不得重組，違者就是搞小組織，罪名不輕。對我本人則是尊而不親，無事找事給我做，皆屬位高無權的，不然怕我閒久了會有想法，最近要我做道德重整會台灣分會會長，好像他們的道德都行，就是我須重整，又要我兼全國童子軍協會理事長，開

會時頭戴童軍帽、身穿短褲、怪模怪樣，不成體統，朋友部屬看到了都說：『何院長，你怎麼變得如此年輕呀？』真使人啼笑皆非！」還很認真和父親說：「遠南呀，我被他們整慘了！」何平日頗重衣著，無論在何種場合，或戎裝、或西服，都筆挺漂亮。尤善交際舞，對那時台灣也頗流行的BALL ROOM DANCE都很在行，何有一句名言：「酒教微醉後，帶笑舞一回，人生之樂事也。」能與何之舞藝並駕齊驅者，為吳國楨（前台灣省主席）之令兄吳國柄（吳為英國留學生，專攻鐵道工程，曾任唐山鐵路局工程師，北洋大將徐樹錚訪歐時之重要隨員，一度在橫渡大西洋郵輪上教舞、伴舞，可見舞技之精湛，著有一「江山萬里行」）。至此，我所知道的稅警團由創立到八一三以前的歷史，就告一段落。但它還有很多鮮為人知，而頗堪一讀的掌故秘辛，且再聽我一一道來。

合唱團

合唱比賽男勝女聲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提高士氣，亦莫善於軍歌、軍樂，稅警團擁有卅人之男聲合唱團、卅二人的軍樂隊。因為稅警的素質很高，人才濟濟，要挑選能歌能唱的人不難。訓練營有軍歌教唱一課，由上海音專教授李梅親自指導，由世界名曲一〇一首，到民謠、軍歌都可朗朗上口，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三首，是小時候出身稅警團的父親張遠南將軍教我們的：

(一) 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這家喻戶曉的一首藝術歌曲，其中又分傳統唱法和進行曲唱法，進行曲的調子是配合軍歌步伐，很是雄壯，歌聲鏗鏘，聽的、唱的，都為之振奮不已。

(二) 出操時必唱的「黃色亞洲」歌

黃族應享黃海權，亞人應種亞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種自相殘，坐教歐美著先鞭。不怕死，不要錢，丈夫絕不受人憐，縱洪水滔天，隻手挽狂瀾，方不負石盤鐵硯聖哲先賢！

(三) 軍人立志歌

軍人軍人要立志，切莫自暴與自棄，馬援立功漢沙地，班超投筆從戎去，男兒當自強，時勢造英雄，吾儕當奮起，要聞雞起舞，要枕戈待旦，不負青雲志！

上海附近有聖約翰、滬江、同濟、交大、暨南、東吳等公私立大學，稅警團與這些大學常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合唱團歌詠比賽，各學校都

有女聲，稅警獨無。裁判為各大學音樂教授，比賽當場揭曉，由稅警團奪得亞軍，各報記者紛紛拍照採訪，不知此合唱團為何方神聖，咸認為有美國軍校學生合唱團之水準。

籃球比賽

籃球比賽文不如武

第三團副團長孫立人中校，曾是北京清華大學籃球校隊，職司後衛，後入選為中國世運代表，因出國深造，祇得放棄。稅警團組成籃球隊，由孫任籃球教練及隊長，父親張遠南為領隊，常與附近各大學比賽。蘇州東吳、上海聖約翰都有室內地板球場，稅警團在淞江訓練營只有瓦楞鐵皮蓋的水泥地球場。設備、球技，當然稍遜於上述二大學，但稅警球隊球員卻都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體魄雄壯，比賽一開始即五上五下，不分鋒衛，飛奔全場。孫立人更是指揮若定，常

常把公子哥兒的文學校，殺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體育記者喻為「巨人殺手」！有一次和蘇州東吳大學比賽，東吳陣中有好手李敬寶、李敬耀昆仲（即華航名機長李振道之父親與叔父），教練王守芳（後為台灣師大教授），啦啦隊的大鼓手黃仁霖（後為台灣聯勤總司令），是役東吳以四〇：二〇敗於稅警團，那時已屬驚人比數，黃仁霖氣得連大鼓也摔了。

後來在台北舉行三軍運動會（父親是三軍運動會，海軍總領隊），他們在孫將軍的宴會上碰了面，王守芳笑著說：「那場球賽至今我還記得，可惜不能再報仇了！」說罷三人哈哈大笑，籃球之使人著迷，喜愛的人都會心領神會的。

觀見校長記

蔣公對稅警團發脾氣

上文我提到軍校畢業生投考稅警

團之不易，對於由孫立人副團長主持的淞江訓練營這一關，頗有關山難越之感。孫出的考題是大專程度，考生的卷子都祇考廿、卅分，英文口試更是答非所問，令人捧腹，能夠進入訓練營而順利畢業的，真是鳳毛麟角！

經過幾期招生後，中央漸有所聞，蔣委員長向宋子文抗議，質問稅警團是否歧視軍校學生？宋即電父親，囑將軍校考生試卷一律保留，以備查閱，一星期後，南京蔣委員長之侍衛長俞濟時來電話說：「校長要召見張團長，請於下星期一上午九時到軍校校長官邸晉見」，父親當即通知孫立人，請他將考生試卷集中，由父親攜往南京，並將稅警團之訓練計劃一併帶去。

星期一上午準時到達官邸，俞濟時將父親引進會客室，稍頃，蔣委員長進入會客室，父親立正敬禮，蔣對父親上下打量一下說：「你就是張團長嗎？」父親回答「是」，「你是士官幾期生？」答「是廿期。」蔣又問

：「羅廣文你認識嗎？」答：「是同班同學。」蔣的面色由初次見面的客氣而轉為嚴厲：「我知道美國、日本的訓練是很嚴格的，但我們軍校名列前幾名的學生都進不了稅警團，你們是故意不要軍校生嗎？」父親立刻將公事包內的考卷，雙手遞交給蔣，恭請查閱，那些低分不及格的考卷，加上孫的評語（可能近似台灣目前所談的毒舌型的苛刻評語），蔣看了幾張，即大發雷霆，臉色漲得血紅，將考卷向空一丟，撒得滿地都是，連聲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就差點沒罵出娘個匹希。然後怒氣沖沖的離開會客室，父親怔怔的站了一分鐘（蔣未請父親稍息，有很濃的軍閥味道）。俞濟時進來說：「張團長請將卷子收拾一下，校長今日心情不好，改天再談吧！」

父親連忙趕返上海團部，和孫立人商量後，即電宋子文報告此行之經過，宋說沒有關係，只要你們照章辦

理，這事就由我來扛！不久，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戰事發生，上海稅警總團即歸上海警備司令指揮，成為國軍正規部隊，番號獨立第七旅，蔣不費一兵一卒，就併掉了稅警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二顆將星的故事

我家自遷居左營後，與孫立人將軍之陸訓部很近，他升為陸軍總司令後還兼任陸訓部司令，除了北上開會外，其餘時間都在鳳山。所以兩家時有往還，有一次他邀我們父子搭乘他的便車赴台北，所謂便車是鐵路局加掛一節在特快車後面，有臥車及餐車，又稱花車，特別在左營站停一下讓我們上車。孫將軍當時尚無子嗣，看到朋友孩子很和藹親切，摩摩頭，話家常，問我將來要做什么，我說想當軍人。當時他做了一個大姆指向下的動作，表示不是好的選擇。並說：「Ask your father」同時又說：「你

父親也是軍人，他是上校團長，我是中校副團長，如果他中間不離開軍隊，今天也是中、上將了，他的統御領導有一套」，於是講了一段不為人知的往事。

大戰前夕一段小插曲

一九三二年冬，上海戰雲密布，中日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稅警團已取消休假，和日本租界犬牙相錯的地方都配有雙崗雙哨，嚴陣以待。那是一個周末的晚上，十時左右，父親親自查營，發現孫副團長和賈營長（賈幼慧）的床鋪有些異樣，走近一看，發現床上是棉被裹著枕頭的假人，心想這兩位留美軍官，可能又跳舞去了，靠得最近的是大滬舞廳，父親就開了他的BB奧斯丁小車到舞廳前等候，約十一時半，孫、賈二人出來，看到父親的座車，大吃一驚，連忙跑到車旁敬禮，父親說趕快上車，明早還要開會。「以後你爸爸沒有再

提這件事，我們卻羞得無以自容，這比關禁閉、記過等處分還要厲害，我們也從此不敢再犯營規了，帶人帶心，Your father did it。」

故事講完，車已過彰化，孫忽然說：「真討厭，明天又要和這班人見面」，言下頗有怨氣，「看他們這些上將如何處理這些事？」（孫說的這些事是指麥帥曾要求台灣派兵入北韓可跨越鴨綠江直接反攻大陸，但此事遭杜魯門總統否決）父親突然驚覺的問孫：「General 你不是也升了上將，怎麼不掛三顆星呢？」孫憤然道：「我偏不掛那顆星，要等反攻大陸才掛，大家都是敗軍之將，多一顆星又有何光彩？」父親連忙勸道：「你千萬不可與眾不同，他們會說你是『矯情』，也會藉機杯葛你的。」火車疾馳於夜色溟濛中，孫默默無語，漸近又漸遠的轟隆卡嗒聲，此起彼落，孫凝眺遠方若有所思，少頃，火車過站鳴笛，孫回頭望著父親：「明天一早

開會，那是來不及了！這時候要到那裡去找那顆星呢？」父親笑著說：「真巧，我今天剛換了海軍制服，陸軍那兩顆星對我已沒有用了，就送給你吧！」於是父親從公事包中拿出兩顆星來，請曾副官替孫掛上（量身做海軍制服時，軍服店將陸軍軍服上的勳章及將星取下交還父親的）。過了一會，孫忽然向父親立正直起腰桿，行了一個馬靴併腿禮，握住父親的手說：「Herbert，這是你給我的還差不多！」他們惺惺相惜和袍澤情深，在此表露無遺！

蔡斯推崇孫立人

孫在陸軍總司令期滿前，總統親自告知孫準備接參謀總長，圍繞在蔣身邊的老將軍們聞訊，認為茲事體大，紛紛向總統進言：「總長職務一向

是保定、黃埔的人來擔任，這是國軍倫理和傳統，外人來做，極不適宜。」蔣一向是耳根軟，經不起老將們多

番犯顏冒諫，終於收回成命，調孫為總統府參軍長，總長一職由桂永清倉促接任。郭廷亮事件發生後，孫將軍蒙不白之冤，被看管於台中市。三年後，父親到台中看過他一次，申請會見的手續很繁複，一是准你見他，二是他要見你，三是安排時間。（因為很多貓哭耗子的人，孫都拒見）父親回來說孫很看得開，心如止水。

父親曾一再安慰他：「青山在，人未老，終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孫搖搖頭說：「Herbert，我們還是打場網球吧！」孫揮拍有力，抽球時很兇狠，彷彿把氣都出在網球上。臨別，孫送父親到大門口，輕輕地說：「總統待我不薄，底下這班人亂搞，將來會誤蔣、誤國的。」

前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將軍在美國華府和父親見過一面，談到孫案，相對唏噓，一顆國際知名的熠熠將星，就此隕落，識與不識，都心有不甘，孫為人正直，律已甚嚴，常

言「立己立人，如不立己，焉能立人？」蔡斯將軍對孫立人非常推崇，所有經過美軍顧問團交給中方的美援物資，都需要孫的簽字，孫向蔡斯解釋說：「中國有聯勤系統，由他們簽字就行了！」蔡斯正色地說：「我只相信閣下，如果你不簽字，那就退回好了！」孫只好勉強簽字，消息傳開，其他的對等單位都吃味了，這也是造成孫孤立的原因之一。

蔡斯任美軍顧問團團長時正是台灣從風雨飄搖到漸趨穩定的一段時間，一時美國在台的單位頗多，有美國大使館、新聞處、顧問團、協防司令部、十三航空隊、西方公司等，加上美國想來混水摸魚的三流政客（其目的是游說軍購），紛紛在台為自己的利益勾心鬥角，各顯神通。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明來暗去的條件，真是熱鬧非凡，嘆為觀止，等我寫「蔡斯將軍與台灣」一文時，再向讀者爆料吧。

二〇〇六年暮春脫稿於洛城旅次